

新工业诗歌「新」在何处

□ 吴辰

随着19世纪后半期欧美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了工业时代。

机器运转的轰鸣取代了人力劳动的汗水,物质的极大丰富伴随着新语词的飞速更新,曾经神秘而不可知的自然在钢铁与蒸汽的伟力下节节败退,那些隐藏在山河湖海中的神话传说也被一系列的科学解释所代替,人类借助工业所带来的魔法重构了自身与世界万物的关系,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和认知的进步,这种人类对自然的战胜很快被证明是一种幻觉。20世纪末发生的一系列天灾人祸无不传达着一个信息:人类正在品尝自己亲手酿造的苦酒,那些被城市所吞噬的山川湖海,正在把工业文明推上审判席。一时间,人们似乎忘记了工业为自己带来的便利与快捷,他们用明显带有“后”学色彩的“生态”角度来审视工业文明,并顺理成章地否定人类此前所创造出的一切。

在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就是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探索与重构,而如何看待工业则是其中的关键。面对这个问题,人们所给出的答案往往有失偏颇,他们习惯于单纯地用一方来否定另一方,要么是对自然漠不关心,要么是对工业大加贬斥。而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还是一个工业的时代,我们仍然无时无刻不接受着来自于工业的馈赠,即便是那些质疑和非议,其背后依然有源自工业时代的影响焦虑与思维逻辑。简单的挥别,不是勇敢,而是无知。

更何况对20世纪中国而言,“工业”一词的含义则更加丰富,它的出现总是与近代国家的建构密不可分,在其中寄托了中华民族的坚韧性格和不屈精神。新中国从无到有、从贫到富,每一步都是在工人阶级的带领和努力下迈出的。在当今社会,虽然传统工业正在发生转型,中华民族的精神却在其中被发扬、延续。

文学是社会活动的一面镜子,近年来,王二冬、龙小龙等诗人创作的一批诗作因其以当下工业发展为题材和切入点而格外引人关注。借用龙小龙组诗《新工业叙事》的名字,这些诗则可以被称为是“新工业诗歌”,这并不仅仅是一次诗歌主题的拓展,在“新”字背后,是诗人们对于“新时代语境下,工业何为”的思考。

王二冬发表于《诗刊》2019年第8期的《快递中国》组诗集中体现了新工业诗歌“新”在何处。

首先,新工业诗歌的作者对工业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有着充分的自觉。诗人不再满足于此前工业题材诗歌对工业意象的细致描摹以及对工业生产本身热火朝天场面的复述,而是聚焦于其言说的主体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在《快递宣言》一诗中,王二冬将快件派送看作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祝福”,这个比喻背后,折射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样貌。快递业的腾飞,其背后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诗人对此显然有着骄傲的确定,在《与樱桃美人的恋爱》一诗中,当“快递小哥风一般的奔跑”,将新鲜的樱桃送到我们手里时,甜蜜的不仅是樱桃,更是我们日常经历着的生活。在《遥远的包裹》里,诗人甚至把卫星的发射、天文的观测都看作是一次快递,并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外太空的回复。无论是快递、樱桃或是卫星,都不仅仅是中国走向强国的证据,在其象征意义背后本身就蕴含着论证的全过程。

第二,在新工业诗歌中,诗人在工业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二者不再紧张对立。经济决定意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工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理解,它们之间所体现出的不再是一种对抗,而是分别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侧面。在王二冬的组诗里,快递小哥就是“冰山上的新来客”,随着他们的步伐,喀什与大海、身边与远方都不再彼此陌生,快递飞奔,“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新时代表度和温度”,一个个包裹飞向西沙永兴岛、途经尼珠河大桥、跨越帕米尔高原,祖国各地的风景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一路铺开,祖国的富强为这片土地上的万事万物找到了沟通的共同语言。在强国理念的带动下,发展工业和保护自然都成为了建设现代化中国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着一个目标而相互促进,人们不必在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正确处理工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但切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时代要求,更是一种认知上的进步。

第三,新工业诗歌始终保持着一种进行时态,它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与社会发展进程保持着高度的互动性。在王二冬的《快递中国》组诗里,快递作为其诗意的来源,本身就是不断行动着的存在,诗人在它身上寄托了其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感情。新工业诗歌在国家的召唤下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气度:“就算每一次运输都要与死神交锋/像没有翅膀的鸟儿在云端/那就用骨头对抗风搅雪沙尘暴/也要让老虎闭嘴让石门打开/让招手的小鬼躲进弯道和绝壁深处”,“快递抵达的地方,就是我的中国”。在新工业诗歌中,工业生产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其中所涉及的每一个人人都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有机地被安置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逻辑当中,也正是因为如此,新工业诗歌在流动中处处充满了雄浑的伟力和英雄的襟怀。

最后,正如评论者李壮注意到的那样,“新工业诗歌是属于新时代的诗人”。李少君曾在评论里说,“而塑造新时代的主体是人民,故而,新工业诗歌是属于人民的诗。新时时代的诗歌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王二冬的《快递中国》组诗正体现了这样的特点,《藏在云中的收件人》一诗中写到:“他们不是腾云驾雾的神仙/却把桥梁、汽车和快件送上了天际/他们不具备追逐闪电的超能力/却在旷野中跑出麦子拔节的速度/他们是平凡的奋斗者,不愿意辜负/新时代给予自己的每一份信赖”。诗歌中的主人公是最平凡的快递员,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做着平凡的工作,然而,正是他们的平凡使中国变得不平凡。

在以王二冬《快递中国》为代表的新工业诗歌中,工业与生活、工业与自然、工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被放置进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中被重新审视,工业生产被源源不断地灌注进诗意,它不仅是物质的生产,更成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境,这在历来诗论中讲得实在太多也太精妙,我只能就我的认识加以陈述。意境是人品、诗品的总和,即思想、情感、养学、修炼及对诗的把握理解、语言能力、表现手法的总和。意境不只是单指所谓诗情画意的形象。《诗经》《楚辞》中的作品多是讲究意境高远方成经典。“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意境之高大、深远让千秋万代品味、欣赏不已。晋代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代谁有诗词可与之比肩,超过这种意境?

龚学明的《爸爸谣》诗集中的诗作大都有意境可说,其意境的塑造非同一般,诗人将“天上,地上,干净的地方”的境界塑造得无可挑剔,自然恰切、生动形象、感人至深,这境界便是意境。《传说》的篝火相传,《暮色》的辛苦生计,《还原》的对穷的观照,《行李箱》的藏纳凝重……诗人诗之胸怀是宽广丰富的,好一个多有储备,厚积薄发。

《爸爸谣》易懂而又诗好,这难能可贵。龚学明认为《爸爸谣》具有亲情诗的特性,但我认为这绝不是他这部诗集的本质和分量所在。亲情诗只是一种选趣,如爱情诗、山水诗、花鸟诗、咏物诗、哲理诗等等,这本身无高下优劣之分,再说亲情诗历来有大家大作,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所以对于这部诗集,我所强调的是以上的一些感受。当然这部诗集这样侧重写亲情且写得如此之好也应当称道并加以肯定,特别是感情的真挚浓烈给人的感动与冲击力,很见诗人的用心和功力。

诗还是要写得像诗,已故著名诗人忆明珠先生生前为我的诗集《无声的云》作序中说到:“写诗要心视而非目视,起碼心目融合。”龚学明的诗之观点是他独有的,他的诗易懂,易懂不等于浅薄,易懂而又确是好诗,这在当今诗坛更难能可贵。

“耀”,这些在我过去习诗时认为是诗眼,诗眼故名思议是诗之灵魂的窗口。今天看这讲究还是大有裨益。“雨露占领早上的爱/孩子们的叽喳没有提示/一个人在晚年不会多想/树的惊恐始于/突然的夜晚”。((《功德圆满》)起句美而奇并充满朝气,意想不到的时光在孩子们的“叽喳”中不知不觉地流逝,因而出现了“树的惊恐/突然的夜晚”,茫茫孤清跃然纸上,诗性充沛的语言自会产生诗的特有魅力。“一只行李箱随我半生/……搁置着无奈的孤独/偶而打开,往事蜂拥,无声/而沉重”。((《行李箱》)行李箱再普通不过,而在此诗人发现了诗,发现了闪光的诗的语言。打开、蜂拥、往事、无声、凝重,这意象多么丰富而催人联想,又多么触动人心弦。

意境的营造是《爸爸谣》诗性浓烈的基调。凡诗必讲意境,这在唐诗宋词中属灵魂。何意为

张学梦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

诗人和他的时代

□ 霍俊明

时代之诗的启示。

今天的诗歌越来越强化的正是“个体”和“碎片”,即使涉及现实和社会话题也更多是充满了伦理化的怨气和不满或者是浮泛的虚空赞颂,而能够具有总体性的对时代命题做出回应同时又兼具美学难度和精神难度的诗作却极其罕见了。与此相应的则是“日常经验”的泛滥,“个人”“生活”“经验”“情感”“欲望”“趣味”被平庸化地反复咀嚼,尤其是一些知识化、纯诗化和不及物写作的倾向更是加重了此类诗歌的失衡。这印证了写作经验和现实经验双重匮乏的时代已然来临,而这与正在发生巨变的几百年未曾有的“新时代”极不相称,“新时代”呼唤着“新诗歌”,“大时代”需要“大诗人”。“时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结构,而“新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每一个时代的最初发生都急需新的创造者、发现者、凝视者和反思者的出现,诗人正是具有综合的视野来整合时代命题和人类境遇的特殊人群。诗人是“时代触角上最敏锐的细胞”(张学梦语),诗人往往在第一时刻感受到幽微而复杂的社会深层变化并进而开掘一代人的灵魂悸动和精神轨迹。我们衡量一首诗歌显然要置放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野中,也就是说一代表时代的文本既具有美学的有效性又具有社会学的重要性。而以此来衡量《伟大的思想实验》,我们会发现该诗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动因中对应了一个时代整体的精神走向、美学特质以及思想承载力,因此总体性的时代之诗得以完成。张学梦的最新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则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凝视、对话和发现及时有力地回应了新时代的新命题——“我的直觉刹那形成审美判断,/我的领悟瞬间触及时代命题”,同时这也是诗学和社会学的交互以及彼此校正——诗歌既不是简单化的社会传声筒又不是极端封闭自溺的个人乌托邦。正如诗人开篇所说“公元2017年。当银杏树叶悄然冶金镀金之际,/一桩宏大叙事打断我对庸常琐事的沉迷”,这是个人和时代的彼此发现和和弦共振,而非非意味着“个人抒情”和“宏大叙事”有高下之别和优劣之分。

在很大程度上张学梦的这首长诗印证了诗人是“创设”“洞见”“发现”“命名”“揭示”的同义语,诗人的责任就是去除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惯性,任何

已经失效的“过去时”的心态和诗学观念必须予以时时更新,反之最容易被时代抛弃的正是那些写分行文字的人。除了个人经验的此刻之诗,还应该具有既来自个人和现实又最终能够超越时代的历史之诗和未来之诗。诗歌的读者既是此时代的又应该是面向未来时间的。新的时代境遇和现实场域也必然要求诗人打开眼界进而拓展诗歌多样化的应对方式。无论是个人的精神生活还是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一个诗人都不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的做梦者。张学梦在《伟大的思想实验》中不仅情绪饱满、节奏鲜明、调性繁复且结构充满张力,而且提供了崭新的时代“意象”和现实“更新”以及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诸多新时事物和场域进入到了这首长诗之中。这是需要一个诗人具备广阔的社会视野以及认知能力和思想能力的,需要感性和智性的平衡,需要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更新。尤其是新的时代语境的出现更是需要诗人具备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这最终需要诗人具备眼界、认知能力以及相应的写作能力和发现精神,同时这一切又是与诗性和美学质素相互支撑的。在新的时代命题面前很多诗人往往成为了空洞的说教者和大词癖的使用者。无疑,诗人可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以及考古学家,但是这一切以及社会承担必须是及时性、语言和修辞的承担为首要前提的。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的当代汉语诗歌正在逐渐走向多元和成熟,但是当诗人只会处理“日常私欲”“茶杯风暴”“精致的瓮”的时候,当诗人丧失了杜甫式“诗史”的视野的时候,一个个精神盲区和矮化、俗化、欲望化的诗歌碎片随之产生,随之总体性的精神视野和时代景观被有意或无意地搁置。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有效的“时代之诗”和“总体之诗”,缺乏的是“个人之声”和“社会之声”的混响和对唱,缺乏的是“我”和“我们”的灵魂式的对话和互相叩访。张学梦的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凸显了诗人对新新时代新的思考,体现了诗人对时代命题和人的命题的双重回应,揭示了诗人极其敏感和准确的对时代场域的总体发现能力,而这些能力和眼界以及襟怀恰恰是当下诗人们所普遍缺乏的。从这个层面来说,当下诗人在整体修辞能力和表达能力均提高的前提下仍然需要“精神启蒙”和“思想教育”,在个人之诗泛滥的情势下我们急需的正是总体性的“时代之诗”。

是,诗人要像传说中的古代铸剑师“以身祭剑”那般,把主体的情感和生命记忆倾投进铸炉里去,并将那可塑性极强的混合熔化物浇铸进历史的审美谱系之中。在此意义上,我尤其欣赏《老旧的转运车》《再见了,烟囱》等几首。一次物理性的消失,一种功能项的消失,一系列生产方式的转型,背后是进步,也是离别,有时代的发展,也有个体的老去,其实包含着特别深沉的情感体验,甚至勾连着几代人的生命往昔。这些诗作是现代社会工业的“旧物”,然而正是在时光奔涌而过的历史沉积带上,诗人找到了新的感受和深情。也正是在这种旧日经验的夕光映照下,人与他所书写的对象真正融为一体——在平和中,在静默中,如同两位老友在晚饭前肩并肩坐在公园长椅上。这种意境,或许正意味着工业主题在汉语诗歌的世界里,又打开了新的空间。

和呼吸的场域——或者说,一种真实的日常。从工装的颜色认同(《主控操作员》),到劳动之手的粗鄙辩证(《设备工程师》),乃至工作设备的自然代谢(《老旧的转运车》),都真实地出现在诗中,波澜不惊又不无趣味。而在对日常的关注和描述中,龙小龙为我们呈现出了修辞的魔术转换。仪表盘符号与控制管道间既隐喻又实体的勾连,是“阡陌纵横的经脉流淌着神奇的气质”(《主控楼》);原材料被切割又重新焊组的寻常过程,则对应着“平面的梦变成了立体的现实”(《焊工场》)。

这组诗的“新”,还在于情感的介入方式。今天,当现代工业生产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构成了深度融合,而这种交融又多幻化人无形以致令我们习焉不察,简单的、基于抽象理念的、硬碰硬式的赞美或控诉,其实都已经显得不够。因此,更进阶的要求或许

《诗刊》2019年第7期发表了龙小龙的组诗,题目叫《新工业叙事》。一个“新”字,是这组诗的魂魄与精髓。

坦率说,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行为方式)作为对象,在生活经验领域已不新奇。我们的国家早告别了落后的小农社会,厂房钢铁这类现代文明的经典标识,已很难制造出认知层面的刺激。工业题材进入诗歌也非罕有。从郭沫若当年把轮船黑烟称作20世纪的黑牡丹,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意象与革命建设的想象连词,再到近年来“打工诗歌”里呈现的那种人与物、人与系统对撞时令人心惊的刺痛感,工业题材在现代汉语诗歌的记忆中其实自有谱系、并且标识了各自的艺术高度。

龙小龙的“新”在于,他在有意识地地与工业相关的一切,还原为一方场景、一串动作、一处细节、一块话语

新时代的 新工业诗歌

□ 李壮

诗是要讲“诗”的,这绝非废话,谓之为诗有诸多因素,首要的认为是诗性。

记得忆明珠先生生前在看诗歌作品的时候会往往会惊呼:啊,有诗!此时他会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有时也会叹呼:没有诗啊!这时他会一下没了精神。究何为诗,孙友田先生与他探讨过不少,我竖起耳朵旁听过不少回。我对诗还是非诗一直耿耿于怀!

翻开龚学明的诗集《爸爸谣》(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直觉诗之风光迎面而来,挡都挡不住!《爸爸谣》我以为充分体现了诗的本质,展现诗性的光芒。诗人将他所处的村庄诗化了,将天地、四季、草木……诗化了,故他每写一首,每写一句,都在诗中运行。诗浸泡了他的身心、他的情感、他的生活、他的思索、他的意念。

这是一部留得下可供人研读的诗集。诗人着笔于名为泾上村的村庄,以村庄中的人情、风情,村庄的历史、现实等为轴心进行写作。而这一切又深化、深厚在“爸爸”这个浓墨重彩的人物身上,爸爸又成了轴心;亲情、人情、世情围绕着以上的轴心,似又自成圆心。这种穿插与相互映照,相互衬托,同时又相互提升,构成了这部诗集的感情波澜,使人读前想后,读后想前,它不是一部叙事诗,但似乎首首相互依存,隐有整体记叙的脉络,但它确是一部抒情诗集,有着整体感情上的贯通、巧思与独到的匠心成就了这部具有开创性的诗集。

细究全集,并无明显的时序,也无刻意的先后,而是一切由作者情感使然,由景而生,亦或由人、事而抒,是自由的又不是杂乱的,是轻快的又是深沉的。诗人完全沉浸在诗性的抒写中才会有这通达酣畅的美妙构成。

构思的诗性化是这部诗集的重要特色之一。

《爸爸谣》的诗性美

□ 陈咏华

一首诗布局的精巧除了增强了诗性,也是引人入胜的重要手法。如开篇《传说》由“我的泾上村/在晨光熹微中展开……”起笔,接而“田地留着空白”,紧接着便如京剧开场合急风骤般地抒写了泾上村男女艰苦卓越的奋斗,“肌肉闪亮,胜过黑夜”,这是个传说中打造过宝刀的村庄,那是叮叮当当何等有声有色,然而宝刀失传了,“泾上村因为传说走出混沌,诞下‘哭声,笑声’。这结构本身也是它。再如《暮色》这首诗,诗人抓住暮色,以“灶膛的火开始宁静”展开全诗。诗重在写与爸妈的亲情,“被夜色吞没,又缓缓清晰”,暮色无疑是象征暗示先人的辛劳和新老,暮色的强调增添了打人心魄的艺术力量。《阳光照在墓碑上》这首诗给人的艺术思考也在构思上。墓碑是沉重的,但诗却以轻松的阳光起笔,阳光照在墓碑上十分灿烂,“我穿行在爸爸的世界里……泪湿春天”。一是阳光,一是泪湿,这情感就丰厚成岁月,什么岁月?父亲成了两岁的孩子,明明是已逝世两年了,却成了孩子。这是诗人独特的大幅幅度跳荡的超常结构,让逝世两周年的父亲返老还童,这种情感和思念表现得何等强烈!《还原》这首诗是写贫穷的,诗人抓住了“鞋子”这独特的富有冲击力的物件,真将贫穷人从头上写到脚了,何谓一贫如洗,这就是了!“这个村庄荒草环绕/河湾上风声很急/而你却没有鞋子”村庄虽穷尚有荒草御寒,一个穷孩子赤脚无鞋也无助,只有“在孤独中/寻找不可能的鞋子”。可哪里能有呢!没有就用“沉默作为被子”,可还是“空荡荡的夜晚/你渴望

中的鞋子冰冷”,得不到鞋子自然冷鞋也冷。这个诗中的他,直到20岁才穿上了鞋子,“你怎么长大/那个可怜的孩子/是我春天中的爸爸”。这结尾是多么刺心的反衬,这样的结构本身就具有诗性。

语言的充分诗性是诗该集核心所在。语言是诗的材料,这材料非常重要,也可说是重中之重。就如同钢筋水泥砖块,没有便构不成大厦。有了,如质量不好大厦会倾覆。龚学明的诗作很讲究诗的语言质量,好的诗句在他的诗集中俯拾皆是。《爸爸谣》中“爸爸在天上/在地上/在干净的地方”,诗句平白道出很平静,但这绝好的语言,会一下进入人心里,感动也不记得了。这三句在诗中重复了三次,但我读来也不觉重复烦琐,反而一次次被打动。这句句用在《爸爸谣》中大优美干净富有感情色彩了,极具诗性。天上、地上,这跨度本大,但都干净,这干净不只是抒写对天地的崇敬,更是抒写人,以“干净”歌颂爸爸的精神品德和为人,是再恰当不过了。接下来的诗句进一步推进了干净的用意。“爸爸走过/圣人飘来”,“爸爸一生皆为婴儿/在光中行走”。这句话真大胆了,作者将对爸爸的怀念之情推到极至的时空,“皆为婴儿”,多么单纯干净,充满生机。诗人在《慈祥》一诗中这样写道,“我的爸爸在花朵之上/他在大片的光中不语”。这是起句,而结尾是“他的慈祥被火护围/被阳光送到高处照耀”。任凭这开头结尾四句就撑起了整首诗。“在花朵上”,“光中不语”,“火的护卫”,“高处照